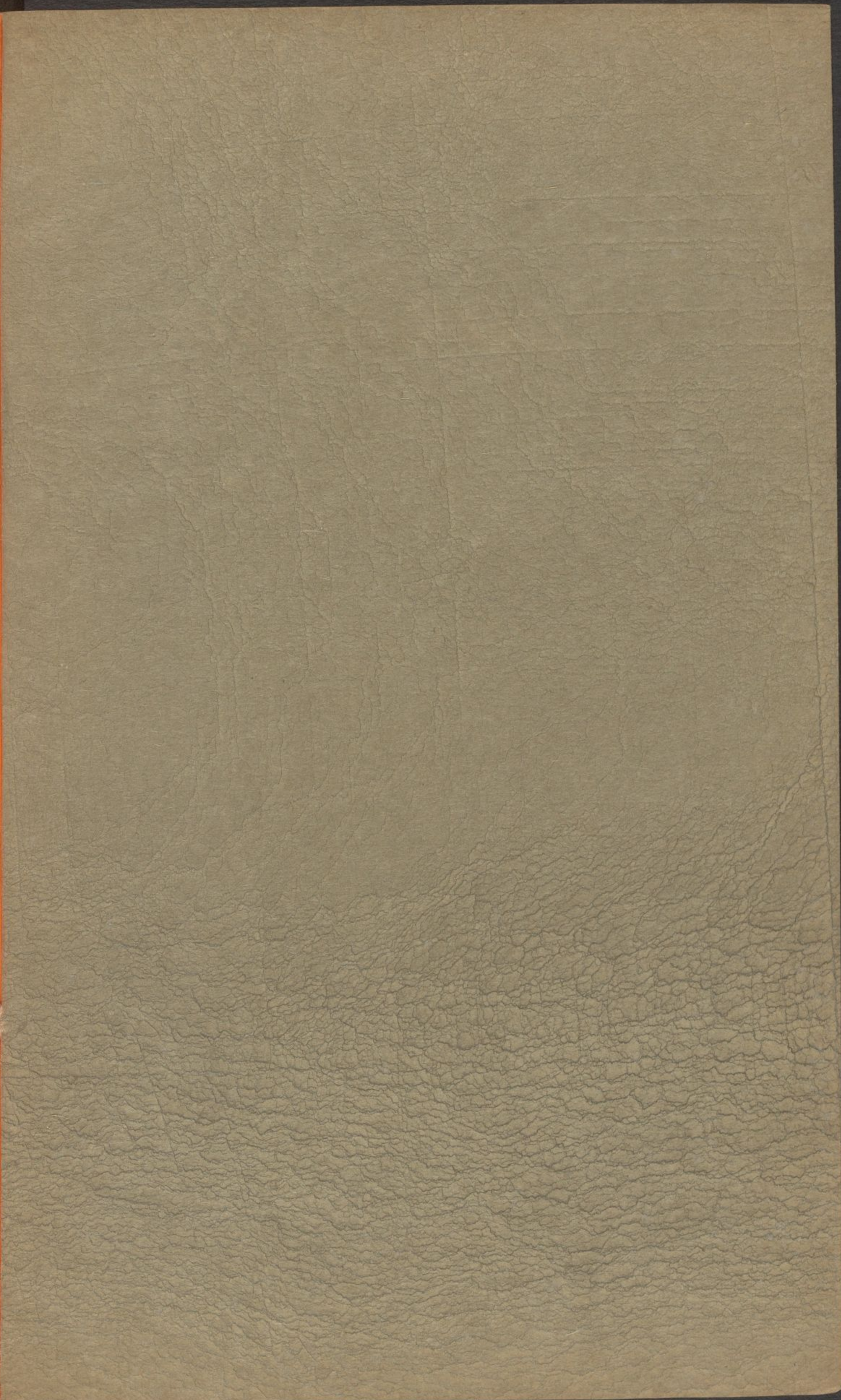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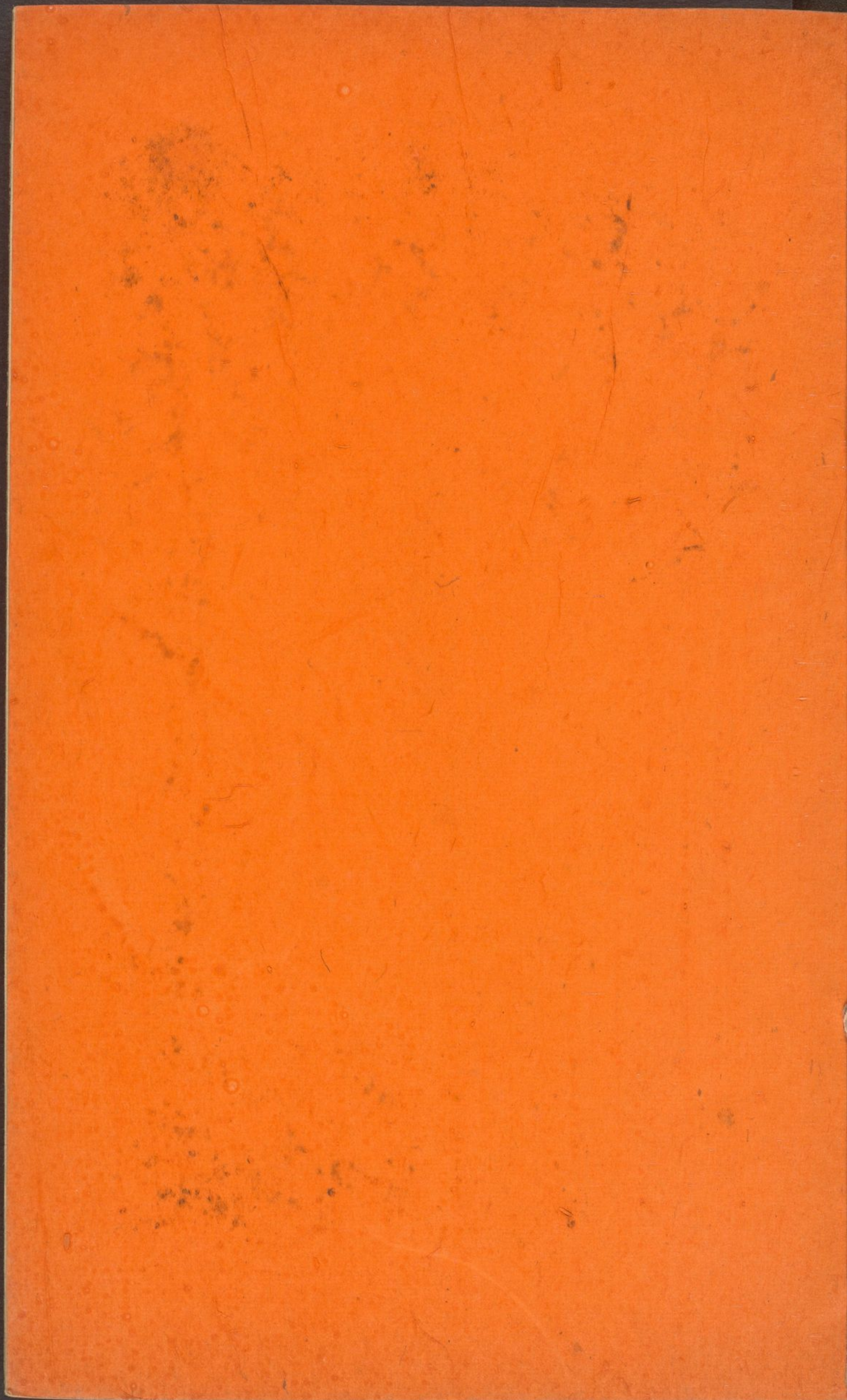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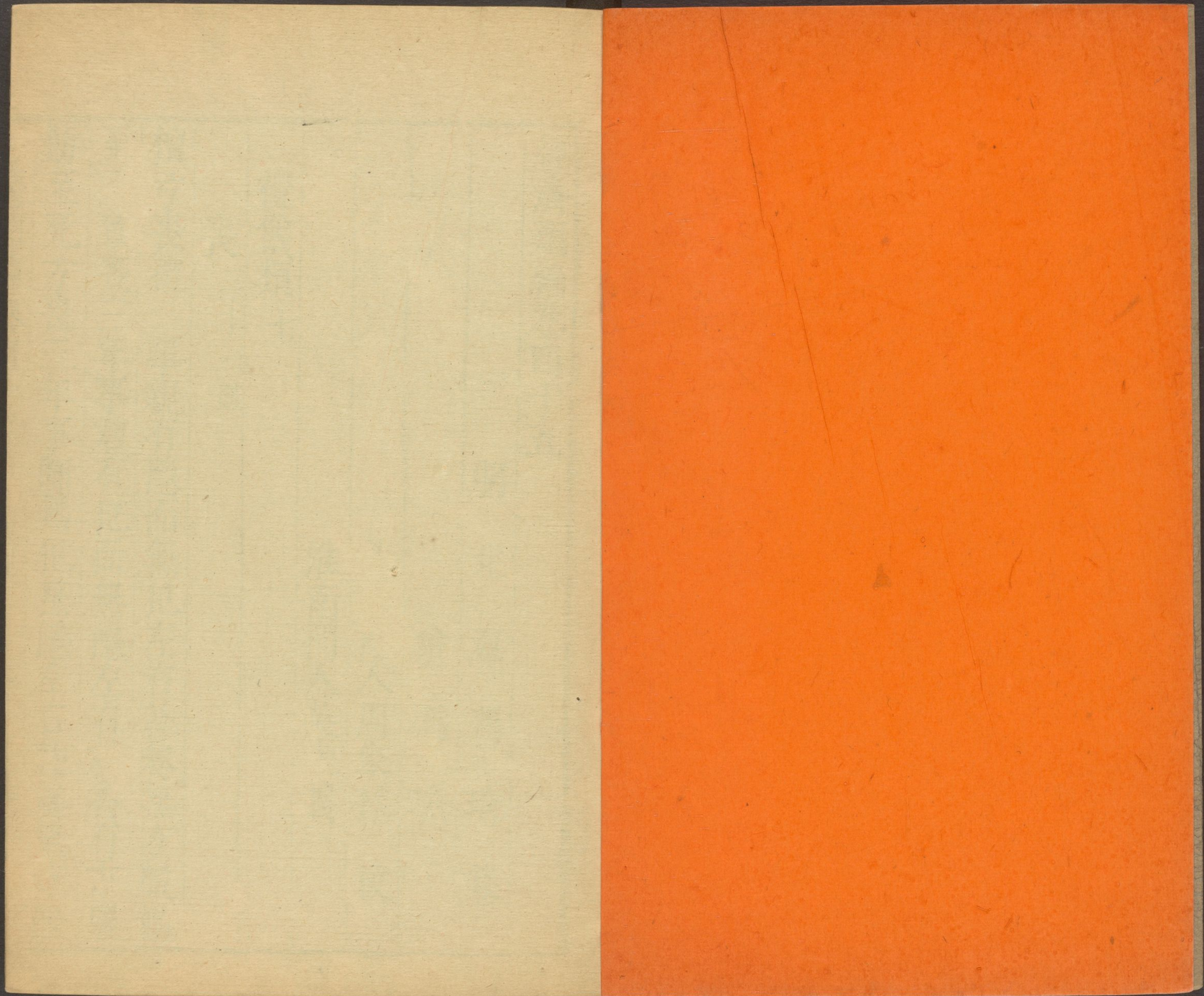
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2 1930

Ohl 4681.8212

(21)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

明北海馮

弟馮瑗

戶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七

喪二十一則

檀弓喪禮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

至致喪二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

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印

勤至死心喪三年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  
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  
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  
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也孔氏  
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  
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願乎 上通三年之喪吾從  
之至者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

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  
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魯  
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  
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  
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  
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  
然祥而廓然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  
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  
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  
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  
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  
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孔子在衛有送葬  
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  
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  
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  
能行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

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曾子弔于負  
夏主人既祖填地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  
之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  
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于牖下小  
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  
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  
出祖者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  
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  
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柳之母死于碩

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噐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姝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子思之母死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

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味味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

萋斐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  
 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  
 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禮者亦非禮  
 之訾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其不及其反  
 而息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  
 危身為無後也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子思  
 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  
 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他室 樂正子春  
 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  
 吾惡乎用其情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  
 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  
 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  
 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  
 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王邑邑而  
 無以應

漢宣帝有喪者勿繇事詔 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  
 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  
 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經義類考卷四十五

四

喪



得收歛送終盡其子道

劉愷行喪禮議 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

陳忠大臣行三年喪疏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

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思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錡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旣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

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  
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  
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晉愍帝正旦將作樂熊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  
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  
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  
杜毀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  
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于南北雲集有識  
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至小歆昔齊桓貫澤

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  
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  
霸業于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  
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遐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  
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  
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帝納之

琅琊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丁  
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  
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  
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

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于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于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于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

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爲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

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于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顧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本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踈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

禮廢憲章頽替始于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

顧和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旣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于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

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祿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姚興母地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

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于朝賢哉其一依嵩議

任昉上蕭太傅奪禮啓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

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

鎔造于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

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

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

慕幾何可憑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閭若

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

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  
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  
事陳聞

唐魏徵定服制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  
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  
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  
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  
族姨乃外成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  
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甥舅之國秦伯懷晉實切  
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  
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

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  
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朞未嘗同居則不  
服爲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  
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于同爨恩輕在乎  
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  
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  
寒契濶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  
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  
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  
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

系河英統卷四十五  
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  
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  
甚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  
哭之爲位此僉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  
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  
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于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  
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  
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爲尊卑之叙雖煥乎大備  
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  
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變薄俗於旣

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超自王而獨得者  
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  
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  
服大功請加爲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  
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  
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總麻請與從母  
同服小功

朝臣被推劾暮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竊以  
刑辟之說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  
誅也殛鯀其舉也禹與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

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爲深防刑人不  
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于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  
伏辜安世爲漢朝名相稽康就戮延祖爲晉室忠臣  
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讐天之義至于子孫方之  
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  
旣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疎以定制疎而  
不漏簡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  
大爲法則可久理不失不害意因循弗革竊爲未允  
至若被推劾者朞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初發  
君怒未息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睿聖之心下申

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爲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  
顏師古嫂叔舅服議 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  
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  
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其易  
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寔爲舛駁特降絲綍禪  
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玄覽獨  
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  
歌况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貲業本同遂  
乃均諸百姓絕于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已獨晏  
然玄黃莫改靜言至理殊非弘通無益關防實開淪



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旣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于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旣小功舅乃總麻由生異議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情謂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爲舅小功同于姨服則親踈中節名數有倫惟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于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于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翻其減降又是厚薄乖衷義理相刑以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婦朞服衆服大功旣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筭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

元行中父在爲母及舅姨嫂叔服議 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

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  
重嫡崇禮殺情也資于事父以事君孝莫大于嚴父  
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  
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異于飛走別于華夷義農堯  
舜莫之異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今若捨尊壓之重  
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  
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卽母之女黨加于舅  
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總以  
忘推遠之跡旣乖前聖亦爲難從謹詳二者之疑並  
請依古爲當

高郢子游麻衰議 銜司寇惠子之喪也其子虎見  
廢不得爲嗣子游爲之麻衰以譏之將軍文子旣悟  
而虎得復位載在禮典先儒是非之說禮缺

戲人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禮也是君子也  
當書直以救失爲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矜其不能  
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爲乎觀文子未正虎位非不知  
也重違惠子之志將候告者而行之偃柩何以廣自  
許以狎待人重其語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已之  
明又非笑之位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以匡其失  
而回適若此設使立人之朝謀人之政至于講大禮

臨大節獻可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毀冕行怪而已矣遠觀望之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徇物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崔祐甫廣喪朋友議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軼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

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利病猗歎公理年未四十班在亦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笑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旣廣蘄萃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

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彬州吳知龐歙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沱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蕢規平公之事將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曰早士惡

我者嗤鄙之詞充牣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頻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懦夫也因是而自誨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旣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

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蓋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二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一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恣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

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衷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

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笑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韋縉奏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外祖堂舅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卽未疎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喪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

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委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必何所不至記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旣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諧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姓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居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旣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亦令依行

宋孝宗詔起劉珙爲宣撫使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

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包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濶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

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

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理宗時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



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游士之籍

遺詔 二則

漢文帝遺詔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  
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  
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  
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  
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  
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  
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  
稷之福海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  
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

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  
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  
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  
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  
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  
十四日緘七日釋服他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率從  
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如其故毋有所  
改

霍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  
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  
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  
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  
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  
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  
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  
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

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遺令 七則

晉侯先歸魯襄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為未卒

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舍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其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

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晏子病將死斷楹而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土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荦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

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晉成帝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下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

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成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宋高祖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入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遺表 四則

漢來歙上遺表 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

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黃瓊疾篤上書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  
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  
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  
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  
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  
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  
順民奮劔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  
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  
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

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  
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  
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  
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  
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  
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  
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  
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  
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  
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

夫飾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瞶之主故  
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殞歿  
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外內傷懼又  
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  
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  
獲罪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  
獲免而雲旣不幸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  
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  
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剗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  
類相感理使其然

吳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 自古  
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  
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  
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  
據自然之執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  
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  
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  
錯黜陟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  
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



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爲之流涕  
宋范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  
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  
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  
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諡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  
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  
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  
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  
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葬三十則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  
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詔之法而  
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  
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  
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  
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  
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

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魯昭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墨子節葬篇 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

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蚤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訖而後哭滿垆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垆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

取止矣若以此若二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二裸璧玉卽具戈劔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

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  
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  
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  
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  
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  
舜堯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  
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  
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  
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  
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鞞

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  
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  
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  
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自炎人  
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  
孝子秦之西有儀乘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  
之燻上謂上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  
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  
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二國者觀之  
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

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但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察者此也

呂覽節喪篇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

葬淺則狐狸相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避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急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盪肝以來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鐘鼎壺盞輦馬衣被戈劔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  
以大輜羽旄旌旗如雲僂斐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紉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安死篇 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

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相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



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  
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相  
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  
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  
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  
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  
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  
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  
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  
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

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相齊未亡而莊公  
冢相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  
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  
及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  
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  
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  
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而非  
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  
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  
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

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漢劉向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傳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工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比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

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  
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  
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臬宮祈年館下樗  
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  
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  
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  
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  
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

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  
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  
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  
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  
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  
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  
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  
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  
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

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  
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  
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  
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  
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  
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  
營宇在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  
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  
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  
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

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  
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  
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  
美之斯于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  
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  
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  
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  
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  
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  
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

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擣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成帝罷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二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光武帝作壽陵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

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于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

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僇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調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僇葬也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肅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記曰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爲孝愷豐貲重祿以昭

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  
流水而已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聞之上疏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  
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  
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  
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且稱古典詔曰  
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  
奉承貫行至於自所宮制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  
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

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  
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  
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  
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  
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恩  
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  
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僇葬以反吾真必  
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僇而  
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

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皇其猶若斯况于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卽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耶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卽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

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祗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張奐卒年七十八遺命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續緜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牟祐謂傅玄曰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  
 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  
 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  
 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  
 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  
 臣也乃止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  
 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為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  
 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王祚遺令訓子孫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  
 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

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  
 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  
 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歛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甕  
 石勿起墳壠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  
 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糝脯各一  
 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祔  
 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崇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  
 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  
 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  
 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

怡怡宗族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石苞豫為終制 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

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歛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哈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况于合禮典者耶諸子遵之

杜預先為遺令 古不合葬明于終始之理同于無

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歲無毀

險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皇甫謐篤終論 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竺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

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于秦始皇如今

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豈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

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于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哈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猶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蘧條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

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條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琅邪王煥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旣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 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棺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爲差則祝財大于壺明矣槨周于棺槨不

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于送終而有損于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于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于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殯宮始則營草宮于山陵遷神柩于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事不可以訓萬國今琅邪之于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

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

范冉臨命遺令勅其子 吾生于昏闇之世值乎淫

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絕便

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必便穿穿必便

埋其明堂之奠于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

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

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

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雷太守累行論諡

僉曰宜為貞節先生

北魏劉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

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傍游子遠諫不納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于

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妻平劉之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高澄入朝于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唐太宗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旣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爲親之累故不爲耳昔張釋之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

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爲漢天子卽位卽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爲數千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太宗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宮房玄齡等議以爲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武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爲乾陵玄宮以石爲門鐵錮其縫今啓其門必須鑄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况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韓愈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非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



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  
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  
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  
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途至  
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  
也文子又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  
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  
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  
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  
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

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  
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  
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  
葬王季以水嚙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  
子少葬有關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  
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  
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  
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  
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  
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

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惟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後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管葬勿久畱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李建勳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標

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宋程頤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

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

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五患旣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旣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陵墓 四則

晉傅亮為劉裕至洛陽謁五陵表 近振旅河湄揚  
 於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溢疾道阻且長加  
 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境淹引時月始以今  
 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  
 隳頓鐘簋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塵里蕭條雞犬  
 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  
 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  
 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藩衛如舊伏惟

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張士烈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臣聞  
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  
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與先賢爲後愚廢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  
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  
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  
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  
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

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  
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卽序  
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  
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  
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  
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  
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  
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  
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  
神器於甄并威振群狡名顯往朝栢王才武弱冠承

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  
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  
之業進爲狗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  
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  
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一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  
輸前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  
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  
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  
除坐壟永以爲常

任昉爲范雲作求立太宰碑表 原夫存樹風猷沒  
著徽烈旣絕故老之日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  
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  
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宗師  
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  
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  
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  
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禮國端朝出  
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  
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

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  
 移歲序鴟鴞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  
 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  
 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  
 為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  
 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  
 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  
 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知所適臣  
 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  
 委質忽焉一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帷毀蓋未

蓐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  
 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觀  
 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駮必拜之感臨表  
 悲懼言不自宣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宜

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  
 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  
 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  
 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  
 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

經義類編卷四十五  
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  
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

弔 四則

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疚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疚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疚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劉向修文篇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來帛輿馬曰賵貨財



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啗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

齊景公遊于萸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于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呂大鈞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

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旣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况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吊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丑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

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吊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

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祔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賙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無自律

天子之三日曰禮失則昏名

無類樂其何也

為願與觀人

哀輓 五則

魯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  
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  
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今俟罪長沙側聞屈原

今自沈汨羅造託湘流今敬弔先生遭世罔極今乃

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今鷓鴣臯鞞翔

闕茸尊顯今讒諛得志賢聖途曳今方正倒植世謂

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鈇刀爲鈛吁嗟嚶  
嚶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  
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  
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  
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邁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  
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  
豈從螳與蛭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  
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  
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睽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  
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

險微兮挫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  
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固將制於螻蟻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  
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  
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  
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  
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  
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  
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  
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

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遺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

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媿好妓人皆著銅爵臺于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總帳朝脯上脯繡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旣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于外物畱曲念于閨房亦

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接皇漢  
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  
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群雄而電擊舉  
勅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  
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闡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  
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  
日月而齊暉濟元功于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  
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于浚谷擠爲山乎九  
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慨  
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

于曩載將稅駕于此年惟降神之縣邈眇千載而遠  
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于文昌非  
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之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  
而不豫臨涓濱而有疑冀翼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  
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峻澠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  
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  
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  
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  
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  
以深念循膚體而殯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

翰執姬女以嘔瘁指李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  
垂睫而汎瀾違率土以靜寢戢彌天乎一棺容宏度  
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  
揚援貞吝以甚悔雖在我而不感惜內顧之纏緜恨  
末命之微詳紆廣念于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  
之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于玉  
房宣備物于虛器發哀音于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  
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慧而不亡庶聖靈  
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  
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糈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

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群悲貯美目其何望既晞古  
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于後  
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  
茲文而悽傷

潘岳馬汧督誄 維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  
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  
兇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  
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于塗炭  
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遯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  
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

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旣已  
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  
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群民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  
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  
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罟以鐵鎖機關旣縱  
礪而又升焉爨陳焦之麥柿栢桷之松用能薪芻不  
匱人畜取給青烟傍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  
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鑪瓶甒以偵之將穿城  
響作因焚積火薰之潛氏鐵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  
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于幕府聖朝

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  
隸數口穀數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大將  
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群寇以少禦衆載  
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効  
推極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効假授詔書  
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  
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勵有  
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  
焉令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  
寵榮然潔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



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于都市手劔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旣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猶夏乃奪其奇保

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群狄豺虎競逐輩更恣睢潛跼官寺齊萬虓闕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扇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豐麥而炊負尸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以甌壺剗以長塹錘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滿窟培穴以斂木

石匱竭其稗空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芻梁爲礪柿  
松爲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  
悠烈將覆軍喪氣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  
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  
賴天子思慕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  
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  
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豈孰是勲庸而  
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牧  
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  
爾小利苟莫開懷於何不至慨慨馬生礪礪高致發

憤囹圄沒而猶眊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  
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挫  
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况曰家僕別  
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  
焉摧割扶老携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  
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  
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孔坦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  
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  
耶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

自省縣縣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  
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卽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  
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棟椽之佐常  
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于中原反紫  
極于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  
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  
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  
軀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  
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  
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于世世常須

才況于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耻未  
雪夙夜憂憤常欲與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  
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  
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  
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終

經濟類編卷四十六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樂類

樂三十六則

呂覽大樂篇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

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澆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

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興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疆爲之謂之太乙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

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篇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

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

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  
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  
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  
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  
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  
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疆者劫弱衆者暴  
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

適音篇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  
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  
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

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  
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  
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  
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  
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  
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  
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  
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  
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  
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太清則志危太濁則聽清

則耳豁極豁極則不鑿不鑿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大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乎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

古樂篇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



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  
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闕而滯著筋  
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  
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淪之陰取竹於嶰谿  
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  
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日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  
淪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  
亦六以此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  
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  
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

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  
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  
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  
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鱣先爲樂倡鱣乃偃浸以其  
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  
六英有倕作爲擊鼓鐘磬吹苓管塙箎鞀椎鍾帝嚳  
乃令人抃或鼓鞀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天  
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  
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鞀置缶而鼓之  
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

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  
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  
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  
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鑿  
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  
黔首於是命臯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卽  
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  
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  
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日殷  
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  
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卽位  
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  
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  
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  
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  
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音律篇 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  
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  
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

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  
生黃鐘太呂太蕤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  
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  
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  
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蕤仲春生夾鐘季  
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  
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  
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  
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大呂之月  
數將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太蕤之月陽

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夾鐘之月寬  
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事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  
道通路溝瀆修利申之此令嘉氣起至仲呂之月無  
聚大衆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蕤賓之月陽  
氣在土安壯養俠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林鐘之月草  
木盛滿陰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  
法飭刑選士厲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蟄  
蟲入穴趣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爲務無射之月疾  
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應鐘之月陰  
陽不通閉而爲冬修別喪紀審民所終

音初篇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蒼山天大風晦盲  
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  
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  
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  
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  
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  
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  
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  
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  
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

及蔡公扞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  
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  
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  
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  
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  
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  
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  
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  
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

經濟類編卷四十六  
九  
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  
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  
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詭越悖濫  
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  
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  
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明理篇 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  
知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  
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  
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

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  
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  
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化淫  
爍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痺小不滋五穀 眇

成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戶  
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  
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  
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  
雲旒有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

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旂其日有闕蝕有  
倍僑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  
有霄見其日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  
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  
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欒有  
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闕星有賓星其氣有  
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  
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  
如帶有鬼投其珥有菟生雉雉亦生鵠有螟集其國  
其音勾勾國有游虵西東馬牛乃言犬豕乃連有狼  
入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鴟國有行飛馬有生角  
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雞卵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  
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華上帝降禍凶災必  
亟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此皆亂  
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故子  
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民多疾癘道多  
祿繼盲禿偃疋萬惟皆生故亂世之生烏聞至樂不  
聞至樂其樂不樂

劉向脩文篇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

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

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  
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  
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  
聚之臣鼓鞀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  
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  
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  
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  
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

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  
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  
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  
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  
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  
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  
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  
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奸狹則思欲感滌  
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奸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奸聲亂色不習于聽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  
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  
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

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  
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  
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  
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  
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  
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  
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  
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二者本于心然後樂風從之是



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  
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  
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  
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  
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飾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  
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  
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  
于物而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  
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  
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  
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  
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  
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  
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  
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  
弊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旣喪又鮮

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色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龠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龠而視正聽龠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龠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龠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龠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

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龠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

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龠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龠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稊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龠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龠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

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蘇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蘇王謂伶州鳩曰鐘果蘇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噐民備樂之則為蘇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蘇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惟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蘇 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紀之

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

有鐘無罇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鐘甚大無罇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日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百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

揆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蘇然後可同也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噐也天

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以行之小者不宛大者  
不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  
心心億則樂宛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  
疾今鐘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惠王三年邊伯石邀蒞為國出王而立王子穰王處于  
鄭三年子穰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偏儻鄭厲  
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  
樂禍乎今吾聞子穰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  
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益納王乎  
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  
穰及三大夫王乃入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  
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  
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  
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鄭人賂晉侯以師惺師觸師蠲廣車輶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  
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  
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  
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  
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  
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  
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  
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  
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  
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

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  
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  
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  
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  
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者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  
不敢請已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  
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  
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柔而居中以  
養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



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謂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載於心也温儼恭端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以爲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流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履中行善而終以帝紂爲天子好慢荒淫剛厲暴賊而終以亡非

各所修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會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

能爾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墨子非樂篇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  
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  
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  
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  
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  
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糝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  
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  
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  
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  
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

國家非直楛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歛乎  
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  
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歛乎  
萬民以爲舟車旣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  
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  
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  
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  
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  
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  
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

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歛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

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矣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旣已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

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  
飲不美而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  
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  
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  
公大人惟無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  
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  
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絳履因其  
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雉不耕稼稽樹藝雌亦不紡  
績織絰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  
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君子不強聽治卽刑政亂

賤人不強從事卽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  
言不然然卽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  
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  
之力直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  
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  
稼耕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  
績織絰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此其分事也今惟毋  
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  
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  
子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直其思慮之

經義類編卷四十六  
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  
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  
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  
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夙興夜寐紡  
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是故布縵不興曰孰  
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  
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  
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  
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  
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殄其家必

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  
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  
渝食 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用弗式故上者天  
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  
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  
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  
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  
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  
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

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而  
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  
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  
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  
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  
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  
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  
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  
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食之食之利  
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  
少此亦無也

漢武帝定廟樂詔 盖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  
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  
廟酌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  
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  
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  
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  
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  
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

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  
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  
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二千  
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申屠嘉等奏曰陛下永思  
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  
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  
文皇帝高皇帝崩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崩  
宜爲帝者太宗之廟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  
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  
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司馬遷樂書

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維是幾

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  
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  
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  
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  
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  
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  
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  
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  
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

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  
嚶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  
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  
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  
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  
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  
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  
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  
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  
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

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  
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  
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  
得以四時歌儺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  
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  
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  
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  
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其泉  
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  
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



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  
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今天馬下露赤汗  
今沫流赭騁容與今蹠萬里今安匹今龍與友後伐  
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稍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  
來兮從西極經萬里今歸有德承靈威今降外國涉  
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  
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  
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  
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晉阮藉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  
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爲政之  
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  
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  
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  
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  
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  
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  
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  
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

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園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夫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

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爲欲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嘆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匱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

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  
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之和之聲制便  
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  
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  
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  
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  
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頌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  
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  
也鍾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  
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

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  
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  
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  
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  
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  
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  
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  
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  
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頌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  
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

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內疆景武當益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

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鞀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恠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

經義類編卷四十一  
三十一  
嬋媿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  
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  
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  
歌憎比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  
曲房之嬾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  
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  
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  
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  
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  
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

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  
名曰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  
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鐘  
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好音之聲  
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  
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習  
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  
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  
納五言也夔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  
鳥獸蹠蹠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磬鳴琴以聲  
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正  
樂聲希治修無害故繁毓蹠蹠然也樂有節適九成  
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文  
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  
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  
定不以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

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  
之象采大林之缺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

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  
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  
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  
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  
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  
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  
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  
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

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柰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疵玄眈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嵇康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

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

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問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極救故念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

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



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  
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  
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  
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  
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  
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  
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  
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  
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  
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

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  
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  
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  
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  
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  
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  
不得不見也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雖托之于他  
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  
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  
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

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衆聲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嘆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畱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驗于曲度鍾子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

樂

云此為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蹟矣若音聲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造為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

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為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為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違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為

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  
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  
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  
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  
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  
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詠哀  
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聞者不能識  
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頽然獨見矣今矇  
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  
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

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  
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  
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  
頽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  
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  
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啟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  
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  
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  
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  
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噓薰目之與哀泣同

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跖竿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筵酒之囊漉雖竿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

也夫絃管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

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

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

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  
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  
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  
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  
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  
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  
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  
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  
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  
賤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

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  
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聞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  
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  
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  
驗于兒聲矣若以常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  
以爲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猶形之  
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  
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  
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于籟簫納  
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

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籟  
籟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  
器不假妙瞽而良籟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  
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畱觀于形貌揆  
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  
乎今晉母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  
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  
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  
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  
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氣之中曲用每

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嘆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  
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懽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  
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  
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得無知彼  
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  
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  
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  
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鞀之音  
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  
瑟之體聞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



絳河類 卷四  
四十五  
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  
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  
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  
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  
然皆以單複高卑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  
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  
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  
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  
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  
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

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  
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  
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  
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  
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  
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  
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感並用斯非  
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感  
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  
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

系法類編卷四十一  
四十一  
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卽如所

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何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几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

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觀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喙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懷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

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舞由此言之舞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喙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喙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喙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卽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卽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

抑惱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  
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  
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  
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  
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  
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  
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  
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  
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  
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  
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  
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  
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  
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  
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  
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  
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  
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  
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

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姪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

無甚於淫邪也淫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觀矣  
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  
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  
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  
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  
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  
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隋文帝踐祚之初柱國鄭譯請脩正雅樂詔太常卿  
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

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爲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  
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爲十二均  
八十四調以校大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  
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忝定律  
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悅  
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不逮常欲沮壞其事  
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  
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  
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  
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從之時有樂工萬

寶常妙達鍾律上召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上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爲律上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蘇夔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嘆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商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虞世基參定

協律郎祖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文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時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太宗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受委專征

經海類編卷四十一  
五十二  
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太宗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孝孫等奏新樂太宗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

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太宗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



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延珪  
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  
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明皇雖不  
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王樸素曉音律周世宗以樂事詢之樸上疏 禮以  
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  
未之有也昔者皇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  
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  
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  
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

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  
器與工什亡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  
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罇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  
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  
狀殊無相應之和其罇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  
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各爲黃鍾之  
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  
之廢缺無甚於今臣嘗學律呂謹如古法以秬黍定  
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  
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

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三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

宋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和峴改定峴以王樸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仁宗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樸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樸律準視古樂高

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簣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

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  
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置局于秘閣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典作雅樂知制  
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參  
酌罇鍾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鍾磬上之賜名大安  
之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  
高又其鐘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  
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樂  
議者以爲鍾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  
安所習久而不定乃命諸家作鍾律以獻而郊廟仍

用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其  
說以爲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  
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  
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  
尺非起於黃鍾也蓋漢一爲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  
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  
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爲  
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  
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

鎮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矣  
神宗將有事于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  
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傑請遵  
祖訓一切下三樸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  
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稗二米  
真黍以律生凡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  
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  
疏論之不報

蔡京每爲徽宗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  
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  
至是京客劉昂爲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  
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取帝  
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  
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  
本剽負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昂樂之  
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  
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窺見其制作因  
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於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  
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  
之信也

司馬光與范景仁論樂書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  
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一千三百黍八字故自  
前世以來累黍爲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  
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  
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  
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  
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  
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

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  
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  
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  
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  
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  
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旣云積  
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  
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  
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  
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

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迤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

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論者爲黃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

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  
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虺空之處而必欲資其絲  
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  
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  
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  
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  
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  
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  
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  
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

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  
以一千三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  
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  
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  
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嚮里巷之樂庸工所  
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  
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  
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  
義豈欲徒爲此譏諷也

范鎮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

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懷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旣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

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蒲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



實之意以積爲銖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旣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

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旣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出黃鍾之重也於量則出黃鍾之龠施

於尺則由黃鍾一長其實倍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  
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  
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  
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  
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  
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  
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  
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符  
貢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  
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  
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令律有四釐六毫之  
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  
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  
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  
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  
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浴不敢不  
爲此議也

經濟類編卷四十六終

